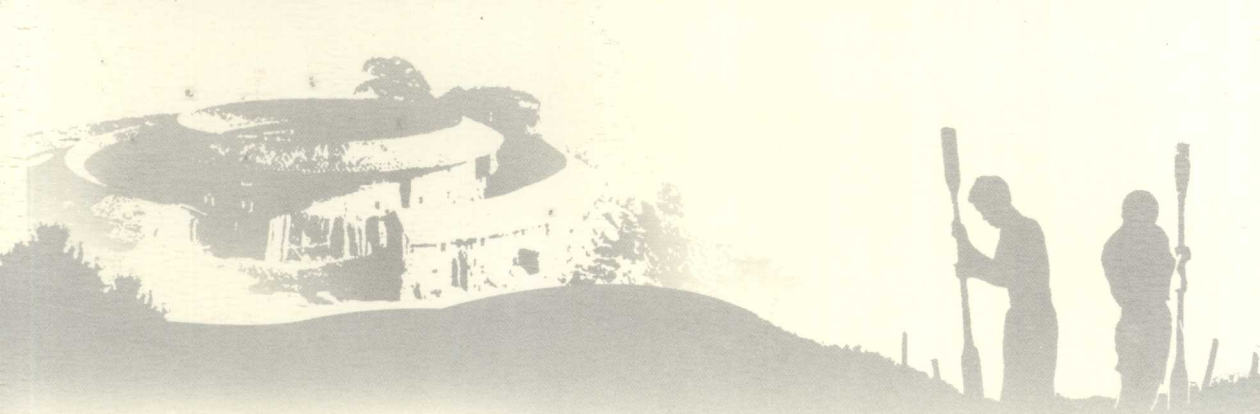




何葆国◎著

山坳上的

土楼

本书讲述黄家坳土楼村落里，青年黄松为族人再建一座新土楼的故事。小说描述年轻人之间的争斗、匪帮中的火拼、男女恩怨情仇，又穿插描绘了土楼人家独特而迷人的风俗民情，在如诗如画的场景中，展现生生不息、拼搏进取的主题，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又对人的尊严、诚信等做了生动的阐释。



何葆国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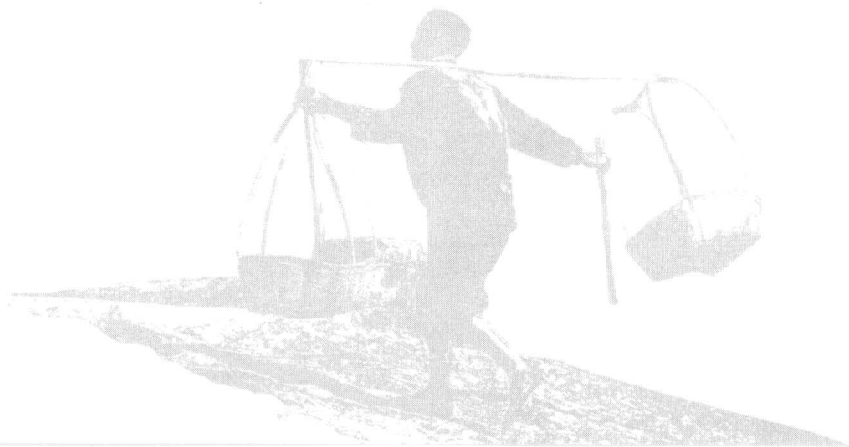
山坳上的

土楼



海峡
出版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坳上的土楼/何葆国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719-360-9

I. 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518 号

山坳上的土楼

作者:何葆国

责任编辑:茅林立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网址:www.hx-read.com)

出品人:何 强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责任发行:刘毅攀

责任校对:江 旸

印刷: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50015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70 千字

印张:14.75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360-9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17	第二章
29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6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3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7	第九章
102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46	第十三章
162	第十四章
180	第十五章
198	第十六章
209	第十七章
211	第十八章
217	第十九章
224	第二十章
230	尾声



第一章

1

为什么当年祖先走到黄家坳就不再往前走了？假如当年祖先继续往前走，那不知会走到哪里？现在的我又会是在哪里？那还会有黄家坳吗？那还会有我吗？当年祖先在黄家坳歇脚时听到公鸡在傍晚啼叫，立即决定在此定居，这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吗？为什么偏偏是黄家坳而不是别的地方？层出不穷的问号像黄松脸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疙瘩，这些天来一直困扰着他，让他总是睡不踏实，时不时从睡梦中折起身子，坐在床铺上发呆。十几天前，那个叫做黑皮的货郎挑着一担杂货来到了黄家坳，他还没走进复兴楼就被一群妇女儿童团团围住，有人相中了货筐里的针头线脑、食盐干果，像是在自家灶间一样伸手就拿。这个货郎是福佬（闽南人），操着半生不熟的客家话，叫大家别急别抢，让他先进了土楼歇口气再说。他挑起担子，抓着扁担两端的货筐的绳子，把货筐往身上拉过来，硬是冲破了重重包围的人群，走进复兴楼里，在楼门厅搁下担子，把头上的竹笠摘下来，一边扇着风，一边满脸带笑地看着聚拢而来的人群。黄松出现在妇女儿童的人群中，显得特别扎眼，他结实干练的身子像一条鱼从人缝里灵活地游了出来，站到了货筐面前。

“你要买啥货？”黑皮抬起头看着人群里唯一的男子，发现这个黄松脸上长了好几粒疙瘩，红艳艳的像是爆开的小红辣椒，便笑笑说：“你买一块镜子吧？照一照你的脸。”

黄松沉着脸，低头不语，从货筐里抓起一把剪刀，放在手里掂了掂。黑皮连忙说：“这可是有名的清流剪刀，给你算便宜点，拿去吧。”他发现黄松有点犹豫不决，抓起一块小镜子放在他的手里，“我是爽快人，这块镜子搭送给你，要就成交，不要就算了。”黄松说：“我现在没钱给你，下次你来再给你钱。”黑皮愣了一下，就把小镜子夺了回来，说：“这就不能搭送了。”黄松不高兴地说：“说好了又反悔，哪有你这种人？”他伸开五爪，像一只老鹰一样，又把镜子叼了回来，然后转过身子，像是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挤了出去。

那块巴掌大小的镜子让黄松看到了脸上的疙瘩，他不由蹙起了眉头。那鲜红



山坳上的土楼

的疙瘩像是山上野生的果子，颗粒饱满。他的拇指和食指做成一个镊子形状，往光洁的镜子捏去，轻轻地反弹回来，这才想到方向弄错了。他把两根指头做成的“镊子”掉转到脸上，捏住一粒疙瘩。它随即绽开，带着血丝的白色汁液喷到了镜子上。

黄松脸上的疙瘩一挤就碎，心里的念头却像是掐不断的野草，一个劲地疯长。那是日头从洋高尖落下的时阵，暮色四合，山风像破碎的旗子哗啦啦地飘动着。黄松站在复兴楼前的禾坪上，望着面前莽莽苍苍、重重叠叠的大山向远方不断地逶迤而去，犹如一条巨龙摆动着长长的身子。那大山的外面是什么？当年祖先怎么走到这里就不再往前走了？黄松心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问题，像一株草从地里钻出来，很快就蔓延成一片了。假如当年祖先继续往前走，那会走到哪里呢？能不能走出大山的重峦叠嶂呢？那大山外面又是什么呢？

有人扛着锄头从田地里回来，经过黄松身旁的时阵，黄松忍不住对他说道：“要是我们的祖先当年走到了这里，继续往前走，他会走到哪里？”

那人奇怪地看了黄松一眼，觉得他说的话深奥难懂，像是痴人呓语，根本就懒得回应他，从他身边匆匆走进了土楼。

黄松定定地看着面前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眼光像铁一样硬，眼里层层叠叠的群山一片苍茫，无边无际，好像波澜壮阔的大海。他没见过大海，但他从小就听父亲说，爷爷在复兴楼落成不久，只身走出了大山，乘坐木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到了一个叫做台湾的地方。爷爷的这段经历是他无法想象的。他一想起大海，眼前便是一片绵绵不尽的群山，而他每天开门见山，眼前的群山又让他想起遥远的大海。走出大山的爷爷最后把骨头丢在了大海的那一边。后来九叔也走出了大山。传说九叔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后生仔，他扬言要到外面赚大钱回来，有一天突然从黄家坳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几年后传出他在南洋发了大财的消息，还有与之截然相反的传闻，说他流落在漳州一带当了乞丐。发财也罢，当乞丐也罢，总之他是渐渐被人遗忘了，只有黄松偶尔还会想起这个走路晃着肩膀唱着山歌的九叔。那个死在台湾的爷爷，也时常闯入他的梦里。父亲关于他们的叙述，总是带着一股遗憾和惊惧。黄松听来怅惘不已。要是爷爷能够在台湾站稳脚跟，开创一片天地，那现在会怎么样呢？也许自己就不用面对峰峦起伏的群山发呆了，自己就可以枕着波涛听着海鸟从海面上掠过的声音。也许……谁知道呢？其实一切早已经注定了，当祖先从中原南下，一路仓皇奔逃，一路风餐露宿，这块袒露着母性胸怀、河汉纵横、林木茂密的山间平地收留了他们，接纳了他们。他们便不再走了。这块山坳上的土地被命名为黄家坳之后，自己便注定是黄家坳的子孙了。

在黄松的梦里，时常出现一支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南迁队伍，其实这只是一个逃生的家族，说它是队伍，因为它有在前头探路的人，后面还有人照应妇孺病弱，他们就像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兵败将，艰难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因为疾病、饥



饿、水土不服,时不时有人栽倒在地上,有的人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些面目模糊的人都是自己的先辈,为了躲避连年不息的战火,从中原举族南迁。他们从坟地里挖出祖宗的骨殖,装进瓮子里,背在背上,肩膀上这头挑着锅瓢碗盏和衣衾什物,那头挑着正在学步的儿女。能走路的孩童牵着母亲的衣角。脚步蹒跚的翁妪拄着手杖。一群人忍着泪水和悲痛告别家园,踏上不可预知的逃生之路……黄松的梦里总是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滚滚的尘烟像一面黄旗飘过,从尘烟的尽头渐渐显现出一张威严刻板、不苟言笑的方脸,这就是他在族谱上看到过的黄家坳开基祖黄伯渊的画像,四方端正,不怒自威。其实在家族传说中,黄伯渊在南迁的初始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懵然无知地跟在父辈的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稍有迟缓就可能被远远地甩掉,莫名的恐惧像一只手攥紧了他的心。他咬紧牙关,坚持走在队伍的中间。渐渐地,他走到了队伍的前头。在漂泊不定的迁徙路上,他长成了一个健壮结实的青年,嘴唇上有一圈黑黑的胡子,脚上长着宽厚粗大的脚板。离中原越来越远了,辗转吴楚,流徙皖赣,在动荡不安的路上走走停停,这个庞大的家族早已身心疲惫,对稳定的居家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渴望。这时候的黄伯渊已经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和领头羊,他带领族人进入了石壁,在山下河畔搭起茅棚,好好地歇了口气。几年后,石壁人满为患,黄伯渊又带领部分族人,向西南方向继续迁移。他们沿着荒废的古驿道走,一路上躲开了各种猛兽的侵袭。他们走了几个月,终于来到了这块后来被叫做黄家坳的山坳上。据说,那是个暮霭浮动的黄昏,走了一天的族人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歇着,有人捧起肿胀的脚呵着气,有人用石块垒起了灶,有人捡拾树枝,准备生火做饭。黄伯渊坐在一块像船一样的巨石上,头不停地转来转去,似乎有些好奇、有些贪婪地看着面前的平地,地面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杂草,裸露着一块块湿润的褐土,再远一点便是河流穿过,更远一点的地方,巍然耸立的是屏障一样的大山。黄伯渊的眼光由近而远,从左到右,不停地巡视着,他似乎想从这块土地里看出点什么。这时从肩膀上刚刚卸下的布袋子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心里凛然一惊!这布袋子里有一只瓮子,瓮子里装着爷爷的骨殖。瓮子怎么突然裂开了?他还没缓过神来,身边响起了一阵公鸡的啼叫声,“喔呜——喔呜——”清亮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坳。那是老婆从石壁带出来的一只大公鸡,站在一块隆起的土坡上,昂着骄傲的鸡冠,一边发出啼叫,一边低下头来。黄伯渊深感诧异,只见公鸡往他身下的巨石跑来,欣喜若狂地啄着石缝里流出来的米。这就更加奇怪了,石缝里怎么像流水一样流出白花花的米?黄伯渊惊奇万分地跳下石头,眼睁睁地看着白米从石缝里哗哗地流出来,那只傍晚就开始司晨的公鸡埋头啄个不停。原来是搁在石头上的一只米袋子破了,白米从上面的石缝里漏下去,顺着石缝往下流。黄伯渊还是无比震惊,接二连三的异常说明了什么?莫非是祖先显灵了?黄伯渊脑子里嗡的一声,然后像是雷声滚过一样,发出一阵漫长的回声,他似乎听到了祖先



山坳上的土楼

纯正的古音。他扑通跪了下来，神情庄重，朝着正南方双手合十，拜了三拜，然后又叩了三下头。黄伯渊站起身，对着围拢过来的族人说，就这里了，不走了，这里风水很好。

从此这块土地就被叫做黄家坳。时间像风一样呼啦啦地飘过水面，掠过树林，从田地里劳作的黄氏族人的身上徐徐吹过……日月轮回，寒暑交替，老人在思念中原故土的夜里死去，婴儿在阳光普照的清晨出生，几百年的光阴匆匆流逝。从黄伯渊算起，传至黄松已经是第三十四代了。这支南迁的汉人被称做客家人，但是多年的繁衍生息，多年的拓荒发展，他们早已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在黄松周岁那一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抱着他走进江夏堂，族长黄长源从祖先灵位下面隐蔽的屉斗里抱出一只陈迹斑斑的木盒，然后从木盒里取出一本发黄的《江夏堂黄氏族谱》，在父亲的名下用小楷写下“绪松”二字。垂垂老矣的黄长源搁下毛笔，瘪着嘴欣喜地说，伯渊公第三十四世孙又添一丁了。按照族谱，黄松这一辈属于绪字辈，黄长源前面几个孙子也是绪字辈，不到十二岁就夭折了，后来请了一个算命师来解煞，烧了许多杨公符，决定绪字辈只在族谱上记载全名，现实里不提“绪”字，全用单名。长大后黄松在学堂里读书，听说了此事，心里觉得奇怪，祖先早早为后代排下了字辈，“源远流长世绪昌，本深枝茂振纲常”，后代子孙不用也得用，即使现实里不用了，族谱上还得用，这算什么规矩呢？从小黄松就是一个爱思想、多念头的人。

假如当年伯渊公继续往前走……黄松不知自己怎么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他实在想弄清楚，可是谁也无法告诉他。堂兄黄龙带着讥消撇了撇嘴说：“你去问问伯渊公吧。”这天夜里，黄松就开始漫无边际地做梦，伯渊公多次出现在梦里，可是他始终只是族谱上的那张画像，不能变成活灵活现的人，不能开口说话。黄松每天都从梦里急醒了，太多的念头郁结在心里，就变成了疙瘩从脸上冒出来。

复兴楼的早晨似乎是从黄世郎的撒尿声开始的。土楼的格局是一楼灶间，二楼禾仓，三楼、四楼卧室。每间卧室门前的栏板下都放着一只尿桶，在这环形的走廊上，尿桶是最重要的器物，男人们一边站在尿桶前撒尿，一边还可以隔着好长的距离和旁边或者对面的人说话。如果是一个女人突然在栏板前矮下身子，那她就是坐在尿桶上撒尿了，看到的人便有意地放慢脚步，等对方起身提起裤子，方才走过去。在同一座土楼里生活起居，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了一种默契。

去年刚刚做过六十寿的黄世郎是黄家坳的族长。他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每天睡觉前一定要把家里白天泡过的茶叶集中在一只大碗里，最后再泡满满的一碗水，咕噜咕噜全喝进肚子里。起初他是觉得茶叶还能泡出味道，倒掉了可惜，后来这就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必定在睡觉前完成。黄世郎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倒也睡得安稳，只是到了凌晨四点多快五点的时阵，尿就会把他胀醒。他翻



身下床,打开卧室的木门,快步走到栏板下的尿桶前,随即从裤裆里掏出一道水柱,喇地射在尿桶的内沿。他慢慢调整了一下手势,那狂泻而下的水柱像暴雨一样打在尿桶原有的尿里,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几乎把土楼里的人全都惊醒了。

黄世郎急雨一样的撒尿之后,复兴楼的公鸡方才发出第一声啼叫,妇人们开始乒乒乓乓地起床、穿衣、下楼,然后准备烧火做饭。天空灰蒙蒙地亮了,黄家坳新的一天又如期而至。

这一天,黄世郎还没有被尿憋醒的时阵,黄松已经从睡梦里惊乍醒来。他坐起身子,听着自己骤然加快的心跳,好像整座土楼也跟着跳动一样。等心跳平缓下来,黄松从枕头下摸出那面小镜子,想看看脸上是否又长出了一粒疙瘩,可是一片灰黑,根本就看不清,用手摸了一下脸,只感觉麦粒般粗糙。黄松把小镜子重新藏进枕头下面,又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听到黄世郎那报晓一样的撒尿声,整座土楼打着呵欠般醒了过来,妇人起来做饭了,接着是咳嗽的老人和啼哭的孩童,然后男人也起床了,卧室门前的撒尿声响成一片。

黄松正是在这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撒尿声中,昏昏沉沉又睡了过去。他似乎是在梦里听到父亲走到门边拍了两下门,说了一句什么。他听不真切。他甚至分不清这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

伯渊公端正的方脸又出现了,目光定定地望着黄松。

黄松问,伯渊公,要是你当年继续往前走,不知会走到哪里?

伯渊公面无表情。这时黄松才看清,他其实只是一张发黄的画像,在幽黑的深处闪着一种神奇的亮光。

2

黄松从三楼的卧室下到一楼,感觉到头重脚轻,不得不几次扶住了墙壁。有一丝后怕从脚底升起,这样下去可不行呀,成天胡思乱想,睡眠不足,白天哪里还有力气做活?他两脚落实到一楼的廊道上时,用力地把头甩了一甩,心里发誓从今天起不再耽想了。

黄松走下天井,从水井里提起一桶水,双手捧起水洗了一把脸,感觉清醒了一些,脸上火辣辣的疙瘩也有了一丝凉爽。

隔着天井,正对着楼门厅的是祖堂,此时围了一群人,正看着墙上的告示。脖子伸得特别长的人,眼光在字里行间打转,往往不大识字。识字的人看着看着就念出了声音:“我祖之德,磊落光明;中原南迁,居黄家坳;开田垦荒,辛勤耕耘……”



山坳上的土楼

黄松走近一看，这是扫墓祭祖告示。每年清明的扫墓祭祖，是土楼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其实从春分就可以开始扫墓了，具体时间由江夏堂长者占卜议定，反正最迟不能超过清明。扫墓前贴出公告，每个男丁均要捐钱，不论老幼，一律三角，然后由江夏堂宗族会统一置办三牲、金纸、鞭炮等等。

那个念告示的人是黄松的二弟黄柏，他从人群中走出来，拖着怪腔怪调说：“又有墓板吃了。”

每年扫墓前，妇人们从山上采来苎叶、艾叶、鸡屎藤等等草药，用开水浸泡后捣碎，然后拌上糯米粉和红糖，做成条块状，蒸熟后由扫墓的礼生带到墓前，挂纸、祭拜、听族长诵念族规后方可食用，所以叫作墓板，又叫清明板。去年扫墓时，大家都在吃着墓板，只有黄柏一个人不吃。有人问他怎么不吃，他拍了拍肚子说，我要留着肚子，晚上装些好料的。扫墓回来的当天晚上，土楼里的祖堂、廊道、楼门厅和天井都摆起了酒桌，全族人聚在一起吃清明宴，扫墓时给祖先享用的鸡鸭猪羊，这时就由这些子孙们实实在在地装进肚子里。

和黄柏不同，黄松喜欢墓板那种清凉柔韧的味道，他每次都敞开肚子吃得打饱嗝，到了晚上的酒桌上，面对鸡鸭鱼肉，反而没了胃口。

“哥，这扫墓的三角钱，你先帮我交一下。”黄柏走到黄松面前说。

“我哪有钱？”黄松说。

“你前几天到圩上卖了笋，剩了好多钱吧。”

“没剩钱，给家里买了盐，还买了红糖，哪里会有剩钱？”

黄柏将信将疑地看了黄松一眼，沿着廊道向楼梯口走去。黄松转头向自家灶间走去。他想看看锅灶上有什么吃的，刚走到灶间门前，正要拉开半截腰门，就听到一个惊乍的声音喊道：“阿松头，不好啦！你老爸被五步蛇咬到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啦！”

黄松愣了一下，就冲下天井向楼门厅快步走去。

那个喊叫的拐子黄三代一手擦着汗，一手向黄松挥动着，已经喊叫不出来了。

“怎么了？你说我老爸怎么了？”黄松走到了黄三代面前，见黄三代歪着身子，直喘着粗气，不由得急躁起来，“你说呀，我老爸在哪里？”

黄三代抬起手往土楼外面指了指，说：“在洋高尖，半山腰，我看见了，腿都肿起几多高……”

黄松拔腿就跑出土楼，向前面的洋高尖跑去。

洋高尖是黄家坳的最高峰，它是一个山头的名字，也泛指黄家坳的所有山峰。洋高尖峰峦叠翠，连绵不息，像屏风一样围着黄家坳，每座山峦还有它自己的小名。

黄松的父亲黄世和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地理师，替人择日、看风水是他的饭碗。这些天，他时常独自上山，遵循着古法，觅龙、察砂、观水、点穴，为的却是给自己找



一门可以荫子孙后代的风水。黄世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给自己找一门好风水的念头。那天吃晚饭时他就对三个儿子说，我要找一门好风水来荫你们。活人先找好墓地，这在土楼乡村也是稀松平常的。三个儿子对父亲的职业一向不大以为然，他们只顾着吃自己的饭，甚至懒得搭父亲一句话。

今天黄世和早早就起床了，女儿黄素煮粥还没煮熟，他抓起昨晚剩下的一块地瓜就出了土楼，穿过一片菜园和田地，从小竹溪的跳石上过了溪流，向钟鼓岭走去。

钟鼓岭是洋高尖下部一块隆起的山地，从正面看像是一口钟，从两个侧面看又像是一面鼓。黄世和踏遍了黄家坳的山山水水，似乎没有一块地方能让他特别满意。昨天他从毛畲坡下来，在钟鼓岭歇了口气，突然发觉这里风水不错，遥对着复兴楼，复兴楼后面巍峨屹立的九龙峰，秀润、蜿蜒，如龙出穴，而岭下是清澈的小竹溪。来水口有多条细流汇合，非常开阔，去水处则隐蔽在转弯的一丛竹林下。风水上把来水口叫做“天门”，去水处叫做“地户”。前者宜开，后者须藏，所以，“开天门，闭地户”是上乘的风水。因为天色向晚，黄世和也不多停留，心想，明日再专程前来考察。今天黄世和又站在昨天的位置，往复兴楼和九龙峰望了一会儿，不禁频频点头。他开始审察脚下的土质，土是“龙”之肉，石是“龙”之骨，草是“龙”之毛，草木葳蕤、石润土膏，最是相宜。只见钟鼓岭杂树繁花，红的、绿的、蓝的，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在一株年老的茶油树旁边，有一块圆润的马蹄形岩石，上面飘落了几片树叶。黄世和的眼光转了一圈之后，便久久地落在岩石上面。他突然想把这块岩石搬开，就蹲下马步，双手推了推岩石，那石居然摇动起来。黄世和不由信心倍增，就推着岩石往前挪动。这时，一条五步蛇从岩石下面的蛇穴里喷出蛇信子，黄世和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扑了过来，脚踝上就被咬了一口。他叫了一声，感觉像是竹刺划破脚板一样，低头一看，却是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蛇，蛇信子朝着他一伸一缩的，发出呼呼的声响。黄世和惊慌地倒退两步，身子重心不稳，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而那五步蛇腾挪着身子，倏地钻进了草丛里。

即使是地理师，他也难于预见到岩石下面会藏匿着一个蛇穴。这条刚刚结束冬眠的蝮蛇，腹内空空，全身满是力气，没想到竟然有人来骚扰它，它也就毫不留情地扑过去，先咬一口再说。

蝮蛇俗称五步蛇，意思是只要被它咬到，走五步的时间内就会倒地毙命，可见其毒。黄世和倒在地上，只感觉一股毒气像蜈蚣一样从脚踝往上爬，一下爬满全身，爬进了五脏六腑。他的脚在抖动，那蝮蛇留下的牙痕像两个小黑点，周围肿起了血泡。他从地上坐起来，双手抱着膝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只见脚踝像发酵一样肿起来，把脚上的圆口布鞋都绷了出去。剧痛传遍全身，他忍不住呻吟起来，用劲地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条，扎在伤口上方。

黄松冲上钟鼓岭，赶到父亲身边时，父亲已倒在地上抽搐不已，脸色发青，嘴唇



山坳上的土楼

哆嗦着吐出含糊不清的音节。

“爸，你、你要不要紧？”黄松惊慌失措地碰了一下父亲的身子，觉得像火炭一样烫手。他的眼光只在肿胀的伤口停留了一下，就害怕地缩了回来。

黄世和抬起手又落了下来，胸口像是堵着一口痰，呼吸不上来，就要断气了一样。

“爸，我去采药。你说什么药管用？”黄松想起来还是抢救要紧。其实住在山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懂得一些治疗蛇伤的草药，可是这时他的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爸，你说什么药……”

“我……我……”黄世和喘着粗气，口沫往外冒出来。

黄松急得快要把手舌咬断了，猛地想起来，七叶一枝花、鱼腥草、半夏、半边莲等等都是治蛇伤的草药，他转身就在周围紧急地寻找。

黄世和伸出一只抖抖索索的手，像是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咬住黄松的裤管。突然，他吐出了一句清晰的话：“背我回家！”

黄松转了几圈没有找到草药，丧魂落魄地呆立在父亲的身边。在他的眼皮底下，父亲的身体一会儿不断地肿胀，一会儿又不断地萎缩。他知道这是幻觉，自己头昏脑涨的，似乎也要倒下来了。

“背我回家！”黄世和又用力地重复了一遍。

黄松连忙跪下来，搬动着父亲僵硬而沉重的身体，费了好大的劲才背到背上。他咬着牙站起身，就向山下跑去。背上的重量像是一块石头压着他，让他刹不住脚步，向下俯冲而去。

黄世和让儿子背他回家，心里害怕的就是死在外面。那样，死后都进不了土楼。他几近昏迷的脑子浮起生辰八字、天干地支，算出今天正是自己的忌日，看来是命中注定，大限已到。他心里反而平静下来，想对儿子说，别急，别把我摔了！可是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对黄松来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把父亲背回土楼，让人立即到林坑请那个林秃子来，他是远近有名的蛇药师，他一来父亲可能就有救了。黄松跌跌撞撞冲下了钟鼓岭，几次被树桩绊住，身子歪斜下来，但是屁股还没着地，他又站起来了。这时阵，他身上像是注入了一股超人的魔力，噌，噌，噌，几下就从小竹溪的跳石上跳过去，望着复兴楼狂奔。

跑到菜园时，黄松的弟弟黄槐、黄柏仓皇地迎了上来，争先恐后地想要背过父亲，让黄松歇口气，都被他推开了。

“快到林坑去请林秃子！”黄松大声地说，他坚持背着父亲，向复兴楼跑去。

一脚跨过复兴楼的石门槛，黄松感觉眼前一黑，脚步就晃了，父亲像一只麻袋从他背上滑了下来。聚拢在楼门厅的人发出一片惊叹，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围上前，



帮忙从地上扶起黄世和。有人看到了黄世和发肿的腿脚和血泡，又是一阵尖叫。

黄松先是把父亲的头靠在槌子上，接着移到自己的身上，他感觉身体是柔软的，让父亲靠着身子要比靠在坚硬的槌子上好受一点。这时，黄世和的眼皮已经耷拉下来，气若游丝。

“爸，你挺住！林秃子快到了。”黄松说。

楼门厅乱成了一团，还有人从廊道上砰砰地跑过来。惊讶、恐惧和慌张，像一股阴风吹过所有人的脸，每个人都不寒而栗。在七嘴八舌的声音里，有人不停地说着害怕，有人责备黄松不应该把父亲背回来，应该就地施救，有人问谁家有备用的蛇药。

这时黄世和的眼睛突然裂开了一小缝，浑圆阔大的复兴楼在他眼里变得影影憧憧的，圆圆的天空在不停地旋转，眼前的面孔一片模糊，像许多发黄的纸片，字迹漫漶。他的眼光始终无法在黄松的脸上定格，似乎一切都在飘浮，他的声音像是从洞穴里传出来一样缥缈：“背我到四楼，我要死在床上！”

一声洪亮的啼哭在天井响起，像鞭炮一样在土楼里炸开，那是黄世和的养女黄莲，从天井里哭叫着扑过来。

黄松犹豫了一下，还是背起了父亲。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他背着父亲就往楼梯口跑去，乒乒乓乓登上楼梯，憋着一口气直往四楼冲。

终于把父亲放到了卧室的床上，黄松大叫着：“爸，你不能死！”

黄世和的嘴角边浮出一丝笑意，淡淡地说：“死不死，天注定。我死了，风水就做在那块岩石左面一丈所在，我给你们找到一门好风水，保佑你们兄弟姐妹。”

“我不要风水，我不要你死！”黄松大叫起来。

“出丧可以定在清明那天。另外，小竹溪右边那块地里有一只玉兔，适宜建一座新土楼。”黄世和说完，一口浓痰涌上来了。他歪头往地上吐了一口，吐出的却几乎是血汁。

黄槐、黄素、黄莲等冲上四楼，跑到父亲卧室里。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他们又哭又叫，父亲也听不见了，他的魂灵从肉体里慢慢地挣脱出来……

向卧室走来的脚步声纷乱而杂沓，整条环廊微微地颤动起来，整座土楼也似乎摇晃了一下。这一刹那间，黄松感觉一缕青烟从父亲身上徐徐飘向土楼屋瓦上圆圆的天空，卧室里的光线一下暗淡下来。黄松猛一抬头，看见黄世郎出现在门口，身后还有黄柏带来的林秃子。

黄世郎走进卧室，看了一眼床上黄世和的遗体，眼角闪起了泪花。

黄松、黄槐、黄柏、黄素等人几乎同时放声悲号，宏大的声音像铁器一样猛烈地敲打着复兴楼的土墙。



山坳上的土楼

3

祖堂隔着天井和土楼大门遥遥相对，正中一张香案，上面摆着黄氏远祖和黄家坳开基祖的神位。土楼里一旦有红白事，这里便是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现在祖堂布置成孝堂的样子，右面墙壁上挂起一块黑布，上面贴着一个白纸剪出的“奠”字，有锅盖那么大。左面墙壁上贴着“严制”二字，还有一张分行竖写的铭旌：“恭旌德望中华先哲享寿四九拟评忠厚温良黄公世和老先生之灵几”。一口棺材架在两张板凳上，靠着墙角摆着一张桌子。主事的人一边收下人们送来的丧礼，一边登记在册。

黄松三兄弟在父亲遗体前哭了一场，从四楼下到了孝堂，分头散开。黄家坳的俗话说，死人多活儿，办丧事是最烦琐的活儿，祭奠、盖棺、发丧，千头万绪——好在父亲临死前给自己找好了风水，不然还要延请地理师觅龙察砂一番——许多事最后都要丧家拍板，让人在悲伤之余忙得团团转，甚至一忙起来，连悲伤也抽不出时间了。

从昨天到现在，黄松几乎没有合过眼，眼里布满了血丝，脸上的疙瘩胀得更狠了，像是随时会炸开的石榴。他绷着脸，双腿绵软无力，就在收丧礼的主事人的板凳上坐了下来。世事难料，昨天自己还是一个耽于梦想、不停追问祖先的人，现在却要面对丧父这个巨大的现实。他感到心力交瘁。

黄世郎从廊道那头不急不缓地走了过来。他神色平静，但还是可以看到些许的悲伤。在黄家坳的世字辈，他算是老大，黄世和则是年纪最轻的一个，想不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黄世郎送上一块白布和一块银元，主事人登记了下来。坐在他身边的黄松目光呆滞，愣愣地看着地面，浑然不知族长来到了面前。黄世郎脸上满是不悦，主事人连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黄松。

黄松激灵了一下，好像魂魄又回到了身上，猛然抬起头见是族长，连忙站起身，嘴唇嗫嚅着说不出话。

黄世郎转过头去，看着墙上的铭旌，说：“后天清明，全族扫墓祭祖，你家出丧不能定在后天。”

黄松的嘴巴一下张大，有半张脸那么大，却是吐不出一个字，满脸升起诧异和不解。

黄世郎完全是对着墙上的“铭旌”说话，看也不看黄松一眼，转过身就往廊道这头走了。



黄松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族长的话的严重性，慌忙追了上去，叫了一声：“郎伯……”他三步五步就跑到了黄世郎身后，迭声叫着：“郎伯，郎伯。”

黄世郎背着手往前走，装做没有听到叫声。黄松不敢跑到他面前，只能在屁股后面尾随。

“我爸后天出丧，是他在临死前自己择的日。”黄松说。

“他难道不知道后天扫墓祭祖吗？告示在他活着的时阵就贴出去了。”黄世郎说。

黄松像是要哭出来了，哽咽着说：“可他哪知道自己会死？他死都死了，他自己择的日能改吗？”

黄世郎停住了脚步，转过脸向黄松，问道：“你父亲大还是祖先大？”

黄松噎了一下，见黄世郎的脸像磨盘一样沉，身子不由打了一个寒战，说：“郎伯……”

“清明扫墓祭祖，是全族的大事。”黄世郎说完，又迈步向楼门厅缓缓走去。

黄松耷拉着头，全身像是掉进冰潭一样，一股冷气从脚底直往上冒。族长说父亲不能在后天出丧。要不是他说起，黄松还一时没想到，后天是清明，全族扫墓祭祖，所有男丁都要参加，到时连一个抬棺材的人都没有。看来父亲死得真不是时候，他难道没想到后天是清明吗？话说回来，他又何曾想到自己会死于毒蛇之口？黄松心烦意乱，急得脸上的疙瘩爆开了一颗。

二伯、三伯在孝堂没找到黄松，看到他失神呆立在靠近楼门厅的廊道上，就走了过来。他们也说起后天出丧的事。一家出丧和全族扫墓的日子相冲突，只能更改出丧时间。按说，死人临死前的遗愿，必须满足，可是……二伯、三伯面露难色，连连叹气。

黄松想，出丧是父亲亲自择的日子，现在则必须提前或推迟，他死后这么一点微薄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自己实在大为不孝。这时，他的犟脾气突然冲上来了，要是不改出丧日期怎么样？没人帮忙，大不了自家三兄弟把父亲扛上山！他心里为这一念头激昂起来，要是真的这样，那肯定要轰动黄家坳和附近所有的土楼村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阿松头，我看，出丧就明天吧。”二伯说。

黄松定定地说：“要是后天出丧，那会怎么样？”

“你疯了？后天？后天怎么行？”三伯着急地喊叫起来。

“后天怎么不行？后天是我老爸自己择的吉日。”黄松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

“要是你不想在复兴楼过日子了，你想哪天都行！”三伯生气地说。

二伯相对温和一些，对黄松说：“族长也和我们说了，后天是不行的。就明天吧！还有许多事要办，你抓紧一点。明天具体时辰，我这去找先生算出来。”



山坳上的土楼

黄松想继续犟下去，可还是底气不足。他也知道如果自己一意孤行的话，他们兄弟姐妹在复兴楼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等于自绝于全族的人。他愣愣地抬脚往孝堂走去，感觉自己像是被掏空了，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黄世和的丧礼提前到了清明前一天，虽然也遵循古礼，应有的仪式都没有省略和改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做了相应的简化，用黄家坳人的话来说，就是办得不热闹，不好看。如果要怪，也只能怪黄世和死得不是时候。黄世和是入土为安了，可对黄松来说，心里却是非常不安，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父亲了。

天井里摆了几桌酒席，这是丧家设宴答谢所有帮忙的人。一个男童站在天井里，拿着一面锣敲了几下，催促人们快来吃饭，他越敲越觉得好玩，越是兴高采烈。黄松走了过来，喝止了他。

陆续有人走来了，这种酒宴是不设座位的，每个人都是站着吃，先到先吃。对丧家来说，或许还在余悲中，帮忙做事的人们却高声喧哗，斗酒猜拳，赢的人开怀大笑，输的人往往不甘心，非要继续猜下去不可，有时就闹出了不愉快，而看的人就觉得很愉快了。

本来黄槐和黄虎不同一桌，黄虎那一桌都是健壮如牛、胃口大的后生仔，往往一盘菜刚上桌，十双筷子一起出击，风卷残云，一扫而空。黄虎发现黄槐那一桌只有九个人，便拿着筷子凑了过来，就站在黄槐旁边。

又一盘笋干炒肉片上桌了，一人一筷子就吃得差不多了。黄虎对黄槐撇了撇嘴说：“死都敢死了，连肉也不让人吃个够。”

黄槐对黄虎平时就有气，这时更感觉他的话里满含讥诮，便反击说：“我们家死不起人。过几天看你家死人，会不会大鱼大肉由人吃。”

黄虎啪地把筷子往桌子一拍，一只手就向黄槐推过来，怒气冲冲地说：“你再说一遍！”

黄槐往后打了个趔趄，连忙稳住身子，不甘示弱地迎上去。两个人的手在空中推搡了两下，旁边的人也没在意，照吃照喝，没想到一块肉还在嘴里，两个人的身子就扭成了一团。有人的嘴里堵着肉喊不出，有人赶紧劝架，要把他们两个人拉开。

有的架是劝不住的，越劝越让当事人较真，似乎谁先停下来谁就丢人。黄槐和黄虎这一场架就是这样，两个人扭倒在地上，惊起一片尖叫。眨眼间，两个人又同时站起身，你揪着我的头发，我掐着你的脖子，弯着的另一只手在对方身上频频出击，脚也抬起来相互顶着。

黄龙挤上前来，喊了一声：“别打了！”就拦腰抱住黄槐。黄槐挥出的拳头就打歪了，胸前立即挨了一拳。

黄柏一看就急了，说：“怎么能这样？”立即扑上前推开黄龙。黄槐转身往黄龙下巴揍了一拳，还要出第二拳，被黄虎从背后踢了一脚，差点往前扑倒。两个人打



架变成了四个人混战，像山火四处蔓延，越烧越猛。眼看着无法收拾，劝架的人索性退到了一边。有人喝多了，甚至喝起彩来。

正闷头喝酒的黄松走了过来，看着面前的阵势，想喊却喊不出声音。他脑子已经够乱了，面对这突发事件，显得束手无策。

四个人绞在了一起，拳打脚踢的，全乱了套，嘴里气咻咻地喘着，只管挥拳起脚，也不知能打到谁。这时，哐的一声，酒桌上掉下一只碗，掉在地上破成两半。有一只手伸过去拿起破碗准备砸人，被一只脚迅速地踩住了，立即就有人尖叫起来。

那尖叫声是黄槐发出来的，他的两根手指被脚踩在破碗上扎破了，一股鲜红的血从指缝间冒了出来。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大口地吮吸了几下，把血全咽了下去。那血立即就涌进他的眼睛里，红红的，十分骇人。

黄柏和黄虎像顶角的牛，几个回合下来，一起滚在了地上。吸了血的黄槐眼光冷冷地扫了黄龙一眼，用手招呼他过来。黄龙似乎有些发憊，想从地上找个什么硬物操在手上。

“别打了，大家都住手！”“快停下，别打了！”眼看事态要恶化了，大家纷纷出来劝架，但是显然不见效。四个血气方刚的后生仔像斗红眼的公牛喘着气，一边察看着对方的动静，一边伺机出击。他们剑拔弩张，牙齿咯咯作响。

就在这时，天井里响起一声干咳。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黄世郎来了。人群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黄世郎沉着脸走了过来，压着怒气说：“打呀！你们怎么不打了？最好都打死，明天一起埋。”

四个大打出手的后生仔像是热灶被泼了冷水，一下就熄了火，他们松开了拳头，低着头往人群里退缩而去。

“怎么不打了？自家兄弟打得很起劲嘛，自己宰，赚内脏。”黄世郎猛地提高声音，“明天就要扫墓祭祖了，你们这样成何体统？有什么脸面去见祖先？”

天井里一下静得像是空无一人，只有几只不了解情况的鸡兴奋地啄着地上的饭米菜梗。

黄世郎的眼光从打架的几个人脸上扫过，说：“根据族规，你们这几个公然打架的人，晚上给我在祖堂面对祖先灵位，罚站一个晚上。”

没有人吱声，只有黄松嘀咕了一句：“也没问清谁先动的手……”黄世郎耳尖，眼光霍地转过来，直射在黄松脸上，说：“你说什么？你身为兄长，不加阻拦，还敢质疑我的处理，连你也一起罚站。”

黄世郎的声音并不高，但是像铁钉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钉在黄松的心上。